

老伴

□汪国华 文/摄



傍晚时分，总会去小区小公园舒展一下身心。小公园是在去年小区改造时改建的，绿色步行道围绕整个小区。小区有了公园，有了绿道，就有了风景，多了功能。生活舒心的人们，重视起了健身养生，于是，绿道上来来往往散步的人们，也成了一道风景。

那道风景，亮点缤纷，而引我注目的，却是一对“款步”而行的老人。那是一对80岁左右的老人，他们看似并行，但细看，男的超前一点，女的在男的左边，伸出右手，托扶在男的后腰，就这么一点点落差（见图）。而他们步幅相同、步速一致，姿态稳定。

“款步”不只表示与他人疾步而行的差异，更是显示他们从容淡定自然而行的优雅神态。那只托扶的手，与后腰间紧紧连接，不离不弃，互相扶持，互相依赖，互相交融，互通信息，达成了这行进的和谐。他们似乎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，紧密相连。

脑海猛然浮上“老伴”两字。“老伴”两字不知是哪位高人制作，一个“老”字，说出生命状态，一个“伴”字显示生活情状、情感情结。眼前行进的两老，就是老伴的示范。一天两天，天天如此；同样的姿态，同样的步率。那行进姿态与行速，似乎正好与一首歌曲《老伴》的旋律内容相配：“老伴，老伴，少是夫妻老来伴；老伴，老伴，你是我的另一半……”

一天，从小公园回来，夜色刚浓。老婆坐在沙发上，拿着手机专注地观看不知是“食品推销”还是“养生课”的视频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饭我吃了，菜热着，你自己去吃。”老婆平时下午早早出去散步，也早早回来，自管自吃了饭。习惯了。我便独自无言地扒了几口饭。等她看完节目玩手机时，就感慨地对她说起那两老，说起他们相依相伴行进在绿道上的那种美好和幸福。说得兴奋，不禁带了点不满的味道：这两老才叫老伴，相伴而行，同步而走，相扶而前，不像你，总离我自行……

老婆听了，笑笑说：“虽然老话有‘牛马不同槽’之说，可我们磕磕碰碰同槽快半个世纪，都已

古稀之人。这么多年不就是相伴吗？老来伴是总则，不过并不是什么时候总要绊在一起，相伴不是相绊，把另一半用绳子绑在一起，那还痛快吗？你去你的团队活动，我去我的圈子行走，各自还能自理独行，正是我们安康之象啊，陪着、扶着反倒显得老相了。想想十年前，你眼疾严重；六七年前，你恶病侵身，去杭州，奔上海，走甬城，检查复诊，手术治疗，为不影响儿女繁忙的工作，是谁相伴而行，是谁寸步不离，关键时刻，艰难时期，那是必需。而现在我们各自都行动便利，各持自我，各有所好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反倒是她来教育我了，我不是滋味地说：“你这圈子行走，进步大啊。说话讲道理了，有思维，有分析，有例证，还辩证起来，视野不一样了。”

老婆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从来说话讲道理，只是过去家里穷，书读得少。能像你这样读，肯定比你强。这个不提了，就说说伴吧。疫情那时候，我感染了，你做饭做菜让孩子们吃了赶快离开，自己呆在家里，熬粥，做汤，送进房里来，陪我聊天说说话，给我安慰宽宽心，让我早日恢复正常。这老来伴就是互相陪伴，一路同行，关键时刻见真情。你说的是吧？”

这是在表扬？还有反诘的味；很有杀伤力，或者叫说服力吧，我只能“对对”连声应和。

第二天，我活动回来依然是那个时间。老婆见我进来，就放下手机，边说“快吃饭”，边站起来走向厨房。

“你也没吃，等着我？”有点惊喜地问。

“是啊，等着也不饿。晚上，虽然都只吃几口饭，可一个人吃冷冰冰，两人一起热彤彤。昨晚你一说，我想了很多。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业，而我们一起相伴，说有呼应，骂有互动，乐有共鸣，怒有劝慰，离有等待，分有牵挂，相随相守，相伴到老，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幸福，是老伴的本身职责……”

我不禁拿起饭碗，跟她“干杯”！

听夜雨

□周江川

让思绪飘出窗外，融合在夜色之中。因为有雨，夜的那份寂静变得浑浊而空灵，而且渐渐有了生机。眼前的黑暗，也显得不那么孤独、寂寞和恐怖。

我喜欢夜雨，它能把黑暗带来的一切污秽与嘈杂，包容起来，融合其中。假若，一个梦突然让我惊醒，恰好又遇到了夜雨，我会感到一丝独有的安慰和希冀陪伴着我。我会把梦中的一切交给夜雨，静静地听它的私语。

求学的年月，我忘记了何时！一个静默的深夜，我被自己的呼喊声惊醒。睡梦中，我梦见：母亲不爱我了。我使劲呼喊她，她都不回我。她的身影离我渐行渐远，渐渐地找寻不到了。我的心空空荡荡，被一种撕心裂肺的疼包裹住。心中有种莫名的“失去感”和“被抛弃感”。

雨声激醒了我的妄想。我慢慢静下心来。母亲还是爱我的！只是，她在遥远的家乡，而我在梦醒之后的学校！

前几日，弟弟喝多了。微信里，他对我说：“哥，你不要老捣鼓咱妈去你那，她都不想见你！”

我在电话这头无声地“笑”！

前年，父亲走后，母亲来与我同住了一年。

母亲很强势，说一不二。她的脾气我晓得，常常让父亲黑下脸来，很长时间不说话。

以前只是节假日回家看看，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了。于是，这次长住，导致我和母亲之间时常为了琐事而争吵。比如：花的摆放位置，剩菜该不该倒掉，甚至还有世界末日会不会到来等等。

我们在节约与浪费、虔诚与信仰、现实与未来等多个方面“全面开火”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上午吵了，下午和好。过几天，继续争吵。

母亲问：“儿呀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住？我是你妈呀！”

我回母亲：“妈，我觉得你说得不对，有的观念也不对。不是让不让的事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感受，而思想、行动与事实背道而驰！”

虽然，争吵的结果，最后都是我妥协。但是，母亲把我的不顺从、不听话、不孝顺，记在了她的小本本上和心里。一年后，她回了老家。

我知道孤独、寂寞的感觉。初中就开始住校，一直到毕业工作。工作又离家很远，还是一个人，几十年我都是在这种感觉中度过的。所以，在无人打扰中，我听过无数场不同的“夜雨”。

我喜欢绵长的夜雨，它能把陪伴的时间充盈到梦中。

我更喜欢听夜雨的声音。“沙沙”“滴答”“叮叮”……它们时而轻声细语，时而清脆，时而舒缓，时而多愁善感！这些悸动的雨声，让我逐渐适应了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。

父亲曾经问母亲：“假如哪天我走了，你怕黑吗？”

母亲给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泪眼婆娑。父亲这一辈子都对母亲言听计从，深爱有加。从来不会反对母亲做出的所有决定，哪怕心中有一万个不情愿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与我同住。我害怕孤独的思念在她的身体里蔓延。她的眼睛看东西都变得模糊了，我更害怕她不适应没有父亲的日子。

于是，我想我要和她“争吵”。让她在“争吵”中淡化对父亲的思念，在“争吵”中转移注意力，让她在“争吵”中，适应没有父亲的日子。

月儿弯弯的时候，母亲病了。

我只能每天和她视频，我给她说：“妈，你来我这吧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不去，这有你弟弟、妹妹。你老不听我的话，不去。”

我笑笑回道：“妈，我只是不同意你的某些观点，不是和你吵架。”

实际上我想说：妈妈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爸爸一样顺从你，你要慢慢学会适应。就像小时候的我，没有你陪伴的日子，我学会了听夜雨。

母亲突然答应要来我这。

我给母亲买好机票发给弟弟的时候，弟弟回短信：“咱妈其实非常爱你！”



市区天气：今天多云到阴，夜里起阴有时有小雨。明天阴有小到中雨。今天最高气温：18℃，明天最高气温：20℃。今天最低气温：12℃，明天最低气温：14℃。市区风力：今天东北到东风4~5级。明天东南风5~6级增强到5~6级阵风7级，夜里转西北风7~8级阵风9级。今天蓝天指数为：三级，天色微蓝或有点蓝。今天森林火险指数为：三级，可以引起森林火灾，林区注意控制野外用火。

舟山市气象台2024年11月23日17时发布

请您关注天气预报